

琴台 潘國森

趕赴金壇

月前要到江蘇常州金壇喝喜酒，心想倒不如因利成便，順道北上北京開個會。金壇二十多年前由縣改市、近年由市改區，此地歷來出過四狀元、一榜眼、兩探花；還有清代文字學家、經學家段玉裁，近代數學家華羅庚都是金壇人。

這樣的行程，交通上的安排當然是選高鐵比較划算。因為香港飛常州，然後由北京飛回香港的兩個單程票價，要比雙程來回票貴得多。預期待後回去內地的頻率會大增，早就安排了弄好支付寶，於是乎訂車票酒店都可以預先辦妥。今回又再一人上道北去，不彈此調久矣。近年到內地上課學習，總由香港的小師兄率領，我老人家昏聩老朽，便啥事都不必管。遇上一般小師兄、小師姐問起何時歸程，坐何時的班機，我老人家一概不知，服從小師兄的領導即可。

家在洛陽的小師姐也很擔心我年邁糊塗，怕我容易迷路。好在智能手機愈來愈先進，可以用衛星定位，從手機的應用程式覓路找交通，都不算太難。不過出外靠朋友，便告訴小師姐，萬一出了一麻煩，必會向她求救。

往常州的高鐵每天只得一班，由我住處到深圳北站差不多要兩個小時，再加港澳居民需排隊領票要一個多小時，九時半開車就顯得很緊迫。結果我沒趕上六時開出的第一班地鐵，輪到我領票時，車已經開走了近半個小時，離我起程也近三小時。於是又要排隊退還票，就在這個空檔通知洛陽的小師姐求援，行程要改為乘慢車到上海，再轉高鐵到常州，再轉金壇了。因為深圳到常州每天只一班車，等到明天那就連喜酒也不用喝了，只

好放棄機票，數百元的車費泡了湯。深圳到上海的慢車卻在羅湖開出，又要走回頭路。

原先計劃是早上乘高鐵到常州，晚上在常州住宿一宵，早上乘出租車到金壇。現在計劃有變，下午由深圳出發，翌日早上才到上海，再轉高鐵，換乘出租車，正午到金壇，雖然遲到，總好過不到。與新郎溝通，他打算派人到常州接我，我想我一個人遲好過無端變成兩個人遲，就婉拒了。深圳到上海的慢車早已爆滿，只能購到無座票；小師姐怕我年老力衰熬不住，吩咐我問問能不能補個票，待有人早下車也可以得一位坐。結果餐車有特別安排，留下吃午餐晚餐可以待好幾個小時，結果補了三次餐費，到了翌日早上，硬座卡就有許多空位。小師姐早已用手機程式查問，為我安排了行程，慢車到上海後，轉乘地鐵，再去上海高鐵站買票到常州，一路順利。中國的鐵路網保安嚴密，不論市際的高鐵，還是市內的地鐵，入站口都有愛克斯光機，違禁物品無所遁形，不可能帶進人多的車站之內。雖然稍見不便，但是安全可靠，絕對放心。

車未到常州便簡單梳洗更衣，婚宴往處到深圳北站差不多要兩個小時，再加港澳居民需排隊領票要一個多小時，九時半開車就顯得很緊迫。結果我沒趕上六時開出的第一班地鐵，輪到我領票時，車已經開走了近半個小時，離我起程也近三小時。於是又要排隊退還票，就在這個空檔通知洛陽的小師姐求援，行程要改為乘慢車到上海，再轉高鐵到常州，再轉金壇了。因為深圳到常州每天只一班車，等到明天那就連喜酒也不用喝了，只

如果內地的的高鐵系統容許港澳同胞也用自助售票機取票，今回就不會狼狽若此，未知何時可以與內地同胞看齊；明年中國內地的高鐵網通到香港，在西九龍「一地兩檢」，那就比起坐九廣市際直通車還更方便了。香港有人對「一地兩檢」諸多刁難，真是不知民間疾苦！ (南京遊蹤之一)

發式 商合山 余宜發

因為有您

當電台節目主持人這麼多年，近期愛上跟聽眾視像直播的互動方式。其實自己主持通宵節目已經第十二個年頭，主持的方式也隨著歲月而有點改變，當然愈變愈好。就像從一開始便透過傳真機收取聽眾的留言，每晚收到數十張的傳真傳到直播室，然後漸漸出現了留言板的東西變得方便了，也環保了，不用浪費紙張。近期更加用上臉書來對話，而且還有一個視像直播的功能。其實現在很多藝人都會透過這個方式與粉絲見面。而我近期差不多每次主持節目的時候，都會透過這個方法跟聽眾見面。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愈來愈愛上透過視像直播與他們溝通，當然也是在主持節目的同時間給他們看見我在直播室主持節目的情況。

其實自己從小就很喜歡收聽電台節目，但當時科技沒這麼先進，只能聽着收音機來想像節目主持人是什麼樣及他們如何主持節目？歌曲是怎樣播放出來？環境是怎樣？總有很多問題出現。到自己成為一位主持之後，每一樣事物已經習慣了。

但對於現在的聽眾來說，可能他們也有着當時的好奇，就好像這個主持人在主持節目的時候是怎麼樣？我便透過視像直播來跟他們介紹，而且

每當播放歌曲時，如果只聽收音機的聽眾，便不會知道在播放歌曲的過程當中，我們說了什麼話題，這個是視像直播的優勝之處。這個直播可以發揮更深入的互動，因我不停在看他們，而他們的反應非常好，好像每晚跟着數以百計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在談話，說東說西，而且每當想起有趣的話題時，他們也會給一些意見，這種互動好像跟家人一起談天說地。

好像昨天晚上，不知不覺談論到有關護膚的問題，其中一些聽眾稱讚我的皮膚為什麼會這麼好，因為他們覺得我是經常主持深夜節目的人，皮膚一定很差，但我為什麼仍然可以保持這麼好的狀態，所以他們有很多疑問，我便跟他們分享了一些美容產品，這也是一種在節目上可能不能談及的內容，但從視像直播背後的過程當中，就能說這些好像有點八卦的話題。

所以，雖然很多人說科技進步把人的關係疏遠了，但其實在某些程度用的軟件上，反而會把一些素未謀面的人加進自己的生活中，透過不同的人的人生經驗，可以汲取到他們很多不同的東西，這樣便又多了很多朋友，在生命上也豐富了。

生活 吳康民

看訃告

常常會看《人民日報》第四版的「訃告欄」，看看有沒有熟人去世。像我這樣的「登九」之年，即年逾九十，老朋友都已年邁，老成凋謝，在所難免。但能登上《人民日報》訃告欄的，都是高級幹部。高幹每每能享高壽，皆因保養和倍加照顧之故。

近見《人民日報》訃告欄刊有「佟志廣同志」一欄。佟曾任香港華潤公司總經理，我的大女兒曾在華潤擔任秘書工作，因而在港時略有往還。他又是在第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我曾擔任人大第九屆主席團委員，在人大時也有見面。原以為他是一個老幹部，見訃聞才知道他是一九七三年十月才入黨，時年已經四十。可能是他外文了得，曾先後擔任大使使館翻譯，對外貿易部交際處翻譯，常駐聯合國和駐美、緬甸、敘利亞、伊拉克等國外交官，上世紀七十年代來港擔任華潤公司領導，回國後升任中央對外貿易部副部長、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等職。

同日刊在《人民日報》第四版的訃告欄，共有五位高幹的訃告，以佟志廣的黨齡最短，其他有：前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是文化大革命初時的風雲人物。他時任清華大學黨委第一書記，是最早被紅衛兵揪鬥的高級幹部。文革結束，擔任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甘肅省委副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黨委書記等職，他是文革中得以善終的高級幹部，終年九十六歲。同刊訃告的有一位鄭思遠，不是當當李宗仁秘書的愛國民主人士程思遠，程是當年策動李宗仁起義的關鍵人物。鄭思遠享壽最長，終年一百零三歲。還有一位張敬將軍，升遷最快，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將軍銜，一九八八年晉升為中將，雖說經歷三十三年風風雨雨，但還有不少老紅軍終其一生，並未晉升為將軍級。

但又有例外，女排健將陳招娣，打球打出一個少將軍銜。可惜四年前因病去世，終年只有五十八歲。

又聞山中板栗香

去外地出差，車子剛駛上高速公路，就接到朋友打來的電話，說他們那裡要舉辦一個栗子節，特意邀請我去參加。

此次活動，村委特意開闢出一個多功能展廳，展出各種各樣的板栗產品和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邀請上了年紀的老人，現場演示各種栗子的加工製作。屆時還邀請電視台、演員，某知名主持人等等。我不無遺憾地告訴他，此刻正在遠行的路上，這麼熱鬧的活動，今年只能錯過了。掛了電話，我將目光朝向窗外，看一座座山嶺從眼前飛逝，那滿山的植物中，就生長着數不清有着百年、千年年輪的栗樹。

是到栗子採摘的時候了。當地有諺語說：「七月的核桃，八月的梨，九月的柿子亂趕集。」家鄉的梨子不多，核桃和柿樹絕對是不不少的，而最惹人矚目的應該是滿山遍野的栗樹。我國是栗子的故鄉，西周時期，栗子就作為耐旱抗風的樹種在我國北方種植了。地處大山深處的沂蒙山區，到處可見栗樹的風姿，它們與棗樹、柿樹、核桃樹一起根植在亂石裸露的地方，為北方冷厲的山崖雕刻着青蔥的時光，時光荏苒，逾千年歲月，栗樹仍以茂盛的姿態，生長在北方的山地上。

在山東蒙陰的百花峪，隨便走到一個地方，都能看到大片的栗子林，在這大片的栗林裡，百年千年的栗樹隨處可見。春天栗樹開花，長長的花穗謙遜地垂着，不認識的，很難想像那些細長的花穗會結出一種奇異的堅果。初秋，當葉還青蔥的時候，它們就被人摘下，剝開蓬鬆多刺的青殼，一顆顆扁圓飽滿的栗子就脫落出來，這個青殼當地人叫栗蓬。隨便去山裡哪個村莊，拐進村前蜿蜒的小路，就能看見路邊大大小小的空地上，擺滿剛剛摘下來的栗蓬，沿街而建的房屋門角旁也堆積如山，滿地小刺蝟一樣地滾動。

栗子的花不香，氣味怪得出奇，但它也得益於這怪異的氣味。在我們那裡，都知道它的花是可以用來驅蚊，栗花敗落的時候，採來編成一根根長長的繩索，掛在院外的樹枝上曬乾，夜晚在門外乘涼的時候，取來點燃，於縷縷青煙中，一縷特殊的氣息裊裊升起。這氣息令蚊蟲聞之喪膽，不敢侵犯。這細長的繩索，可謂是天然蚊香，盛夏的夜晚，蚊蟲雖然橫行，但由於點燃了蚊香，任它們飛來飛去，終不敢落於人們身上。

還在初夏，栗子剛剛坐果的時候，朋友帶我去過這個名叫安康的村莊。這裡不僅有千

年古栗樹，還有被大家稱之為植物銀行的蘋果、秋桃等，山下的果樹及山上的栗樹，是當地村民主要經濟來源。秋天是村民最忙碌的時候，收完了秋桃又開始收核桃、板栗。秋收秋種，不亦樂乎。他們把最早的果實收穫期，當作一個節日的開始，那些節日中歡快的歌舞，就是收穫時節的古老的圖騰。

板栗素有「乾果之王」的美稱，而安康的板栗，因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在當地也有屬於自己的美名。我想像着那個叫作安康的村子的栗子節，不久就看到了有關活動的文字報道。以栗樹、栗子為背景的照片上，有老人們糖炒栗子的畫面，有美麗女孩的花樣擺拍。看老人們面龐上的笑容，女孩臉上洋溢出的幸福，就知道這個活動的效果，就能讀出一股糖炒栗子的味道。

沂蒙山區的糖炒栗子味道甜美，但真正會糖炒栗子的人不多。我曾在蒙山腳下的另一個村莊裡看到過糖炒栗子的小攤，兩臂之圍的一口鐵鍋，裡面裝着大半鍋黑色的鐵砂，鍋下一隻煤氣小灶，不大的火苗在炎陽光下似有若無地燃燒……原本緊繃的栗子外皮在小攤主人的攪拌下輕輕地爆裂，栗香自鍋裡飄出來……有人湊過去，撿一顆剝皮後扔進嘴裡，一邊吃一邊讚不絕口，不用說，每一顆吃到嘴裡，都會滿口餘香，甜蜜有加，回味無窮。糖炒栗子始於宋代，史書記載：用砂置鐵釜中，加以鉛糖置火上炒熱，投栗其中翻滾滾翻炒熟，然後栗殼呈紅褐色，去殼後果實鬆軟香甜，為小吃珍品。早年京津一帶曾流傳有關糖炒栗子的詩：「堆盤栗子炒深黃，客到長談索酒嘗。寒火三更燈半地，門前高喊「灌香糖。」」最初的糖炒栗子為石砂炒製，至現在，除了鐵鍋鐵砂炒栗，已然有了各種各樣的製作工具和方法。

栗子可以代糧，與紅棗、柿子等並稱為「鐵桿莊稼」。蒙山板栗的故事一直被傳為佳話。據說，1941年抗日戰爭艱難的階段，日軍對我根據地實行「鐵壁合圍」式大「掃蕩」，中共東分局、山東省職工會、八路軍一一五師、山東縱隊及抗大一分校等後方機關相繼轉移到大青山一帶。日軍獲悉後，調集主力軍團及偽軍53,000餘人對我後方機關和抗大分校學員進行層層包圍，陷於敵人口包圍的我方人員和敵人進行了殊死戰鬥，最終勝利突圍，卻因敵眾我寡，傷亡慘重，大量傷員被轉移至當地百姓家中，正值隆冬，遭受敵人搶掠的沂蒙山區的人民，

在糧食斷絕的情況下以板栗磨粉做成乾糧給傷員充飢，使他們得以生存和救治。

板栗含有豐富的澱粉、蛋白質，不但美味而且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和多種維生素成分，具有養胃健脾、補腎強筋、活血止血的作用。《本草綱目》中記載：栗治腎虛，腰腿無力，能通腎益氣，厚腸胃也。北宋詩人蘇軾曾稱頌板栗：「老去自添腰腳病，山翁服栗舊傳方。客來為說晨興晚，三咽徐收白玉漿。」大概板栗曾去過詩人身上的頑疾。南宋文學家范成大也曾經讚美：「紫燦山梨紅皺栗，總輸易栗十分甜。」大概詩人在品嚐板栗的過程中一時興起，留下千古詩詠。無論詩人留下什麼樣的詩句，都說明了板栗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字裡行間，透着對美味的嚮往與珍惜。

板栗不僅能糖炒，還是做菜的好材料，沂蒙山的栗子燉雞是最為講究的吃法。將栗子剝皮洗淨，撒入燉至九成的雞鍋之中，繼續加火輕煮燉嫩，不久栗香入骨。栗皮最難生剝，沒有耐心的人家，栗子燉雞這道菜輕易不做，除非宴席不同尋常。所以生剝栗皮，一直以來都是人們尋方研究的。有了次去煙台，在有名的紅利海鮮市場遇到一位賣栗子的小伙子，一邊賣一邊開動機器給栗子去皮。那個小小的去皮機讓人驚喜，竟然還有這樣的機器？不由分說抓起幾把栗子就往機器裡撒去。小伙子的生意不錯，有了這個特殊的機器，光顧的人必定很多。脫了皮的栗子，肯定不是用來糖炒栗子，也不單單為做一道栗子燉雞。將栗子打碎，與小米一起煲小米栗子粥，或做桂花板栗，正是入秋以來各路家庭主婦們躍躍欲試的。

七月的核桃，八月的梨，九月的柿子亂趕集。」每當時間進入農曆的七月（陽曆九月），這個諺語便會響徹在耳邊，彷彿舉頭便是一粒粒、一顆顆果實，只需輕輕一觸，便以飽滿的身姿飛向你的手掌。秋天的樹迎著太陽，任季節的風漲滿樹梢。沒有慨嘆，沒有感傷，只有收穫，以及喜悅。只為奉獻出一枚枚果實。當你走進沂蒙山區，走進我的家鄉，站在故鄉高高的山上，抬起頭，就會讓人振奮出一份希望。



板栗含有豐富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網上圖片

萃神 余似心

各城市的色彩印象

行文之時，正與家人在加拿大旅行，由多倫多至渥太華至魁北克市。時值深秋，沿途樹木散發着不同色彩，綠、青、黃、橙、金、紅，深邃有致，尤其是適逢楓紅季節，加拿大的象徵楓樹漫山遍野，市區處處，這時都火紅一片，美不勝收，教人沉醉於大自然的漫爛色彩之中。加拿大人都愛在這秋涼時節，駕車去追風！

加拿大是屬於紅色的！縱使每個國家都有官方所定的色彩，印在國旗上。但另一方面，每個國家都讓不同人有不同的色彩印象，在我的心目中，日本是粉紅色的。在每年四、五月的櫻花開放期，幾乎整個日本就被這淡紅色的茂密小花所渲染，大家都蜂擁至樹下賞櫻，滿目櫻紅！

印度，在我眼中是彩色的！或許在有些人看來這是個沒有色彩，或是灰色，或是其他顏色的國家，但我每次

在印度，都為女士們色彩搭配漂亮的紗麗 (Sari) 所着迷，無論是什麼階層，甚至是住平民窟的，身上的顏色總是在告訴你：我們是充滿美感的印度人！

中國是大紅的國家，這極盡的紅有異於加拿大的楓紅。紅在傳統的屋瓦、華麗裝飾、喜慶人家的衣裳、在世界各地代表中國餐館前的燈籠！緬甸是金色的國家，一望無際高聳的佛寺金頂，保守着虔誠的國民。

對於荷蘭，我會想到大磚大磚的芝士，這是個奶油顏色的國家。西班牙，即時聯想到皇家馬德里足球隊的主場白色球衣！

巴西，不用說是里約熱內盧那熱情奔放充滿歡笑色彩繽紛的森巴嘉年華！



楓紅是加拿大的象徵顏色。作者提供

百家廊

若荷

有關貧富的想像力

自從有了互聯網，窮人和富人間的距离史無前例地拉近——不要誤會，二者中間的鴻溝依然存在而且更深，只是直線距離上縮短了，讓窮人們能夠一窺富人的生活。

最近有句話很流行，叫「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力」。一看，就知道是屌絲在自嘲。這句話早期是出現在范冰冰出席重20克拉的訂婚戒指時，面對這枚名副其實的鴿子蛋，有網民很擔心「那麼大戒指不會不方便嗎？」結果被一網友回覆：「你以為范爺要下地插秧嗎？」隨後其他人便紛紛跟帖：「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力」。近期，這句話再度躉紅，源自一則有關香奈兒衣服的帖子說：一個女生花3萬5買了件香奈兒上衣，沒想到洗完之後甩色。該女隨後打電話質問店員，得到的答覆是「我們這衣服根本沒有考慮過洗滌的情況」。言外之意，買得起這件衣服的人都是穿幾次就扔的。

帖子一出，網民又炸了，紛紛跟帖類似「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力」的情況，諸如向店員抱怨「鞋那麼貴卻根本走不了路」，被店員客氣回覆「穿這個鞋的人一般都是走紅地毯，其他時候不用走」；吐槽大牌包「都沒有拉鍊，怎麼防盜？」被店員溫柔回怼「拎這種包的人一般不會走在人群裡」；還比如愛馬仕的衣服洗標都是不能乾洗也不能漂洗……仔細想一想，這件事其實蠻有意思的。

第一個有意思，那些自嘲「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力」的屌絲們，當中的很多，與其說是自嘲，倒不如說是諷刺和吐槽更多些。當中的語氣，很明顯地表達着「獵奇」和「幸災樂禍」。在他們心中，3萬5的衣服不能洗無異於天方夜譚，趕緊呼來窮朋

友們「一起看熱鬧」。而3萬5的衣服不要說不能洗，就是不能穿上個10年也就等同於假冒偽劣，是抗騙消費者的。但殊不知，「奢侈品」和「耐用品」從來都是兩碼子事，大牌也並不完全等於「質量好」，高昂的價格買的是設計、地位、合適場合的配套功用以及生活方式。店員回怼得一點也不可笑而且非常正確，在這一點上，貧窮確實限制了某些人的想像力。

第二個有意思，那些有一點錢的所謂富人們，如果買了幾千上萬塊的真皮底高跟鞋天天穿、隨處穿，甚至恨不得去工地穿，磨破後又來找店家理論說「質量不好」的，其實屬於有了硬件沒軟件。錢包鼓了，但真正有錢人的思想訓練並沒跟上。

第三個有意思，那些真的很有錢的大富們，他們買3萬5的衣服、上萬塊的鞋、甚至幾十上百萬的手袋都不眨眼，也知道什麼場合穿什麼，什麼東西在不該穿場合穿壞了怨不得別人。在這方面，他們不在乎，也很有想像力，但他們中的一些人卻有另一方面的局限，那就是除了晒富之外，再沒其他。最好的證明是大熱APP小紅書，大量的用戶熱衷於在上面大晒特晒各種奢侈品的奢侈品。除了物慾橫流，聞不到半點精神上的貴族氣息。

說到這，難免想起舊時的那些有錢人，除了富有，他們還精於內在的修飾，琴棋書畫，知書達理，大家閨秀，謙謙君子，一個個透出的氣質是高雅清貴，哪怕之後敗落沒錢了，也依然是個扎實的貴族。而且有趣的是，很多人愈是有錢，愈是羞於說錢這件事。

再反觀今天，無論有錢的沒錢的，「錢」都是唯一的焦點，所以在今天，其實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被金錢限制了想像力。

昨日紀 陶然

大柵欄！剛到北京時，人家一提「大柵欄」，我就不明白，而且腦海裡立即浮現一種巨大的柵欄的模樣。但有點奇怪，怎麼北京人都唸成「大石欄兒」了？

其實，是有典故的。據明朝歷史記載，明代孝宗弘治元年，京城廊坊四條地區入戶偷盜現象嚴重，搞得人心惶惶，皇帝接受建議，在廊坊地區大街小巷各個路口設置柵欄，後來發展成兩次柵欄建造期，久而久之，廊坊四條之名就給大柵欄取代了。清朝末年，德國人所拍的關於大柵欄的照片，在街口寫的三個字，就是「大柵欄」。

曾經在京城口頭流傳的順口溜：「買鞋內聯升，買帽馬聚源，買布瑞蚨祥，買錶亨得利，買茶張一元，買鹹菜要去六必居，買點心還得正和名譽，立體電影只有大觀樓，針頭線腦最好長厚。」而這些老字號，都匯集在大柵欄。當年我逛過，也只是湊熱鬧而已，不曉買了什麼。只記得人頭湧湧，熱鬧得很。除了商號，

大柵欄的擠

大柵欄還是北京一處娛樂中心，據說，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五大戲樓，但我都沒進去過，可是，坐落在大柵欄內的，還有北京歷史上最早的電影院：大觀樓，我倒進去過，看的是陳強主演的彩色寬銀幕立體電影，《魔術師的奇遇》。當時需要戴上特製眼鏡，看完後退場，有專人在門口把守，觀眾要逐一交回眼鏡。

在那裡住了三十多年，因為那一帶拆遷，他一家搬到三里河北街樓房，後來又分配到九仙橋的房子，我都去過。再後來搬到昌平，我就不清楚了。文革時，他家成分算是不錯，但他對院子裡有人因為出身不好，遭到紅衛兵刁難，叫那孩子從屋頂跳下很不以為然。他私下

對我說，那不是人為製造仇恨嗎？春節，例牌到他家拜年，他父母做的水餃陪伴了我的青春歲月，覺得格外好吃。他家是滿族家庭，他嘗言，他鼻子高高，應是滿族特徵。但他自己卻從沒有到過關外，那時我極力勸他走一走，去年，他真的去了一趟哈爾濱，與在那裡的老同學阿常還有特意從大慶趕去會合的老陳相見歡，重溫當年的青春情誼，溫馨。

大約六年前，我重逛大柵欄，走累了，就進到「德克士」前門店歇腳，登上二樓，靠窗口坐下，一邊吃乳酪蛋糕喝咖啡，偶然抬頭他望，忽見窗外屋頂上，有兩個赤着上身的漢子，在秋風中走動，原來是在搬運東西。風聲如細語，天氣漸漸涼了。想起老北京的順口溜：「看玩意上天橋，買東西到大柵欄」，遊人實在太多了，還是躲進「張一元茶莊」，登上二樓，泡一壺清香的茉莉花茶，一面聞着那種酸醜的味道，一面俯瞰樓下熙來攘往的人流不斷，一面體味着人們口頭上所說的「大柵欄的擠」，這才真正地意識到，什麼叫作「擠」！